

## 晚清“咖啡专电”

海南与咖啡的结缘，始于近代中国洋务派著名人物郑观应。

早在1884年(光绪十年)，他便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上书：“至其(琼州)高旱之地，则种植咖啡，俟其收成，输税运出各港发售。”“琼地素不产茶，植此一物可抵茶之一端，而其工较植茶尤易，其利较茶为数倍。”

重视“实业救国”的张之洞，在1887年初专发一封急电给海南地方官员：“欲在琼州种咖啡，以收外洋之利，其利胜于茶而不劳。此种何处寻觅，如何种法，张廷钧必知，可问该主事。速复。”

这封“咖啡专电”，很快有了回响。1889年，时人在岛西昌江县亲眼所见，商人张廷钧大规模开荒引种的咖啡，成活率高达70%，开创了海南咖啡规模化种植的先声。

在海南岛东部，据说1898年，马来西亚华侨邝世连带回一小袋咖啡种子，在文昌文城石人坡村，种下了海南第一棵大粒种利比里卡咖啡树，后来长成树荫覆盖面积达20平方米的“咖啡树王”。它的子子孙孙，如今分布在文昌不少村落，柴火炒豆、慢火煮咖啡的习俗，也从此走进千家万户。

1937年，文昌迈号咖啡种植面积已达2000亩，占全岛七成以上。

## 战火中的慰藉

这份对咖啡的执念，在艰苦岁月、在异域他乡，化作最为动人的插图。

布鲁(原名卢茂焕)，琼海博鳌人。1926年，经王文明、黎竟民介绍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时期，他在海南与东南亚出生入死；到陕甘宁边区后，侦破震动延安的“军统特务案”，一举抓获潜伏特务56名，被毛泽东主席誉为“红色福尔摩斯”。

布鲁一身华侨风度：高挑身材、银丝边眼镜、蓝色皮夹克，配着在上海捡来的长筒破皮鞋，在延安一片灰蓝军装里格外醒目。他精力过人，办案三天三夜不合眼；他兴趣广泛，琴棋书画、骑马、打猎样样精通，是众人眼里鲜活又特别的“洋八路”。

延安窑洞里没有咖啡，酷爱咖啡的布鲁就自己“创造”。他把窝窝头放在火盆上烤焦、压碎，煮水、加糖，然后捧起一碗热气腾腾的“土咖啡”，喝得美滋滋。

文昌的椰林海滩、红砖灰瓦间，处处飘着咖啡香。1941年，琼崖区党委派人到文昌游击区办报，初来乍到就发现这里不尚饮茶，反倒家家爱喝咖啡，村落落落有咖啡店，战火纷飞里，藏着一派闲适的异乡情调。乡亲们见识广，爱读书，报纸一出来便争相传阅；听说来了办报的“秀才”，有人赶十几里路，只为请他坐下来喝杯咖啡、聊聊家国大事。

海南人特别喜欢喝的一种黑咖啡，近些年来被商家翻译为“歌必欧”——“歌必”是coffee的音译，“欧”是海南话的“黑”，一个简单的叫法，中西混用，藏着岛民对咖啡最朴素的热忱。

传统“歌必欧”要



1961年，邓小平在兴隆华侨农场采摘咖啡豆。



1937年，美国记者斯诺(左)和布鲁(右)在延安。

用柴火大锅炒豆，铁皮壶烧水，纱布漏子上下拉动三次，煮出的咖啡醇厚微苦。

“与其劳心劳力，不如玩跳舞，喝咖啡。”(鲁迅语)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当上海滩还把喝咖啡当作新潮雅事时，海南岛东部沿海的农夫、渔夫，早已把咖啡当作日常饮品。

海南咖啡，也曾飘香在烽火连天的战场，成为风雨岁月里的一份难得慰藉。

1950年4月，定安县翰林的琼崖纵队第三总队队部，随解放军偷渡部队渡海的记者到访，张总队长热情相迎。琼纵指战员驻扎在这里，日夜盼着接应渡海大军，一见面，大家激动得夜不能寐，一心要为早日解放海南岛多出力。

交谈间，挎着驳壳枪的女警卫员端来早餐，那是：两个大米饭团子，一小盘肉菜，还有一杯咖啡。

烽火岁月，战争间隙，指战员们每天都在前线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危险。面对枪林弹雨、缺衣少食，哪怕身处战场，也要喝上一杯咖啡。这刻进骨子里的酷爱，是风雨里不改的生活底色，也是海南人无论身处何种困境，都能保持乐观的精神写照。

## 国家领导的垂爱

解放后的海南岛，咖啡的生产与消费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这片热带沃土，日照充足，雨水丰沛，适合咖啡生长，也被国家领导人深深牵挂。

1957年初，朱德委员长来到海南西联农场，看着橡胶、咖啡、可可、胡椒漫山遍野，连连称赞海南是“宝岛”。休息室里，主人端上咖啡，委员长不加糖、不加奶，一饮而尽，脱口赞叹：“海南咖啡万里香。”

1959年，海南咖啡迎来大丰收——种植面积比解放前扩大80倍，干豆产量成倍增长，崖县(今三亚)、文昌、澄迈等县总产量达600担，比1956年增产近一倍。

这年6月26日，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特意将一包来自家乡的海南咖啡，送给挚友伊斯雷尔·爱泼斯坦的妻子，并在

附言中认真写下“从我的海南岛来的咖啡”，她还在“海南”下细心画了一道线。

宋庆龄生前曾谢绝了许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，而独将作传之事授权于伊斯雷尔·爱泼斯坦。

最让人难忘的，是周恩来总理对海南兴隆咖啡的偏爱。

1960年2月，他来到兴隆华侨农场——这里1953年就成立了“新中国第一家咖啡厂”，生产出第一包“太阳河”牌咖啡。总理漫步咖啡园，细细询问群众生产生活，当喝下滚烫香溢的兴隆咖啡后，连声称赞：“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，我喝过许多外国咖啡，还是我们自己种的咖啡好喝。”

他请教煮咖啡秘诀，师傅道出“两热一高”：咖啡要热，杯子要热，倒咖啡时要高，这样香气才能尽情释放。

周总理把这份海南味道记在心里，后来还特意请炒咖啡的师傅到北京家中做客，把这缕琼岛醇香，带进了都城。

又一年春天，1961年2月，在兴隆华侨农场咖啡园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察看咖啡等热带作物长势，欣然说道：“在兴隆看热带植物，等于看到东南亚一带乃至世界各地的热作。”如今凝视那张邓小平在兴隆咖啡园的珍贵照片，他面带微笑、从容亲切，伸手轻摘咖啡果的神情，专注而温暖。

1963年初，朱德委员长再次来到海南，在兴隆品咖啡。工作人员想加糖，他笑着摆手：“不会喝(咖啡)的人才加糖，会喝的人喝它的原味。”

一句话，道出了喝咖啡的真谛，而这份“原味主张”，也早已融入海南人的日常，成为一种从容、本真的生活态度。

## 待客之道

咖啡，也是海南人联结情谊的纽带，深藏着包容与豁达的情怀。

1965年7月，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，他去拜访张云逸大将。这位海南籍开国将军不提过往，只是热情相邀：“今天请你喝咖啡，喝我们老家海南出产的咖啡，看看和美国的洋咖啡有什么区别。”

“度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”(鲁迅语)这一“泯”，连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海南咖啡，装着故土深情，盛着豁达胸襟，更藏着海南人独有的待客之道——无论远近，无论过往，一杯咖啡，便能拉近彼此距离，温暖人心，久久难忘。

如今，在定安县龙门镇的大山水塔咖啡屋，更演绎出“没有什么是一杯咖啡解决不了的”的新时代乡村治理工作理念。借一杯咖啡，让心静下来，巧解千头万绪的矛盾，把复杂事情简单化，把问题解决于温馨的氛围中。

(作者系海南省史学会创始会长)



定安县龙门镇大山村水塔咖啡屋。

苏汝成 摄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

用大粒种利比里卡咖啡豆冲煮的文昌迈号咖啡。



晚清思想家、实业家郑观应是最先提出在海南岛种植咖啡之人。

一杯香醇的咖啡，能藏进多少海南的岁月、多少海南的故事？从延安窑洞里的土法冲泡，到椰林深处寻常烟火；从战场间隙的一杯慰藉，到国家领导人的连声赞美……海南咖啡，它不是舶来的时髦，不是都市的点缀，而是从南洋海风里飘来、在烽火岁月里熬出、在热带土地上长成，被一代又一代人喝进骨子里、融入血脉中的美好与乡愁。

